

# 趣说灶王爷：职务虽不高 民间信仰指数却最高

灶王爷算得上是民间信仰指数最高的一位老神仙了，尽管他老人家行政级别暧昧不详，又窝藏在厨房的肮脏角落，天天享受烟熏火燎。竹林七贤的阮籍屈辱去做步兵校尉，为的是步兵衙门食堂里美酒储备丰厚，但灶王爷爷的屈尊，不论珍馐美味还是窝头稀饭，都只能过过鼻子的干瘾，真正的实惠，丝毫沒有。

如此待遇，当然让灶王爷心情郁闷。说起来他老人家原是司命星君下凡，其实就是玉皇大帝安插在各家各户的东厂锦衣，特命全权，卧底特务的干活，专门监察上至皇帝下迄百姓们的隐私，某男某女的种种行径，某猫某犬的苟且勾当，都逃不脱本王爷的如炬眼底，流水实录下来，直接呈报备案，绝不隐讳，并且破你财路，减你寿算，报应立竿见影。这样的复杂背景，本来是大家梦见都怕的大爷，所以才有那么高昂的信仰指数。但劳工劳农对待该大爷的态度，却十分缺乏应有的足够虔诚，灶下的奴婢也有机会日日饮食主人赏赐的残羹剩饭，而灶王爷的待遇，只有一年一次的送行宴。

早年的宴会上，还有半只烂熟猪头羊脸两条鲜亮烧鱼什么的，三杯两盏淡酒，一顿醉饱，算不上行贿，够不着收买，塌天也就是腐败的暖身，不足以滋润大爷的心田，但好歹态度是端正的；后来的饯行酒会，却越发的堕落为敷衍塞责的仪式，腊月廿三四，在该大爷的画像上抹点糖稀，让他述职汇报的时候甜言蜜语，或者撒些年糕封口，严防死守住他的说长道短，单薄的酒水也不复存在，只有若干酒糟布施，完全一副爱谁谁糊弄狗特务的赖皮作风。无怪有人写诗调侃：灶王一望攒眉去，又比昨

秋糖更稀。就凭这种随随便便草草了事的萧条对付，再匆匆派送上诸如一家之主之类半文不值的廉价空头封号，居然胆敢妄想让掌握您生杀大权的东厂大爷，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张扬门面食堂里美酒储备丰厚，做梦去吧。

然而，忍受了如彼糟糕待遇，他老人家竟然终于没有真的说东家的什么坏话，充分满足了所有糊弄他的人的功利期望。这自然是鲁迅先生的判断。先生的逻辑是，若是果然讲了的话，东家们一定会更倒霉。至于之所以没有讲，当然可以理解为他老人家处世的厚道，按照辩证法的道理，特务里面也是有好人存在之可能的。不过，人心不可测，更何况感发他老人家处世的厚道，按照辩证法的道理，特务里面也是有好人存在之可能的。不过，人心不可测，更何况感发他老人家处世的厚道，按照辩证法的道理，特务里面也是有好人存在之可能的。不过，人心不可测，更何况感发他老人家处世的厚道，按照辩证法的道理，特务里面也是有好人存在之可能的。

最早的说法，原本是火德称王天下的炎帝神农，和发明灶台的黄帝。灶火旁边的祭祀，属于牢记文明初祖的出发，秉承的也是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严肃规矩，居处环境肮脏不免，崇敬还是颇有加，并且对这位祖宗的写真描绘，也是身披鲜红衣裳，娇好宛如美女，崇敬之外，俨然尚存暗藏的爱慕。这倒和洋人那里的灶神维斯塔系女性暗中呼应。再说了，家庭炊事的操作者，普世的家角色，原也就是家里法定陪男人睡觉的婆姨，爱慕之转移，顺理成章。而且，在早期经学家的考据注疏中，灶

神甚至就被直接指认为最先开创炊事的老妇。所谓盛于盆，尊于瓶，自是灶火旁边信手拈来的方便祭器。后来的黄羊以及烂熟猪头，酒水以及糟粕，都可以从此找到滥觞。由社会原始分工派生原始崇拜，这于神秘文化的发展脉络，原本也中规中矩。可后来的故事就开始搅乱，不但形象上衰变为方面长须的黑脸官僚模样，又生发出张子郭苏吉利种种缺乏神仙气质的烂俗姓名，透露劳工劳农对长官五体投地的膜拜之外，也生发出威严神明本不该有的亲和力。

当然，对神明更加过分的亲热，则是有研究者由《庄子》中灶有髻的只言片语，辗转声训推导出那着赤衣状如美女的灶神，竟然就是灶台畔时常出没的灶马也即蟑螂小强。尽管神灵们现世的形象，大多道貌岸然，甚至直截的官帽袍服，威风凛凛，逼人回避，倘若灶神他老人家径直以虫豸面目示人，不免有轻薄乃至玷污的嫌疑。但从早期崇拜许多便是万物有灵看来，以虫豸作为发迹的起点，似乎也没什么说不过去的。况且，作为溥天之下谁都需要供奉礼敬，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一家善善恶一家功过的嫡亲家神，虫豸的前身，凸显的正是他老人家令人摆脱不开无所不在的浩荡法力。

而在民间的实际祭祀活动中，供品中在黄羊猪首糖稀之外，另有清水草豆，专门伺候灶君的坐骑，则灶马于此，又由整体缩为局部，蜕变为运载工具并非神明本身。想来民间的膜拜标的，还是喜欢将根本非人的神祇赋予人形的倾向，更为执著强势。

在道家的种火老母版本里，灶神还体现为众多繁杂的建制，虽然若不忘之，能致

祸殃，但过分琐碎庞大的神祇团队，毕竟太不方便顶礼伺候。于是，对种火老母们的景仰，渐行渐远，终于式微。不过，男权主导下的想象，自然也不能忘记种族繁衍的痕迹，卧底特务也有疏导欲望传宗接代的权利，或者从方便工作起见，以家庭形式做掩护的卧底，更具有不着痕迹的欺骗性，于是灶君太太或曰灶王奶奶应运油然而生。这也算是状如美女以及先炊老妇人包括种火老母的一种回报。毋庸置疑，既然有了太太，便自会捎带上油瓶，而灶太或曰灶奶膝下，则是一撇腿一个女子一撇腿一个女子一撇腿还是一个女子的六连坐闺女，而且名字还是一律全无区别性特征的都叫察治。

虽然既察且治的正名，显示了灶爷灶奶男女大欲旺盛存焉的时候，始终没有忘却组织上安排的深刻任务，但一气排开仿佛招弟来弟要弟似的源源出炉六个丫头，还是透露出老公母俩恩爱缠绵性事频繁耽于房事的肉欲底细，当然也可以表征为从家族延续高度考量的求子心切，尽管从他们已经成型的系列产品看，这老公母俩经营的，是货真价实根本与儿子影子都不相干的老牌瓦窑。

然而，这样一来，无可置疑的是，原本举手投足阴森恐怖的锦衣太监，不知不觉不明不白间，便堕落成了一对朝夕厮守，屁股后边跟随一串赔钱货，过着喧闹琐碎但却相当滋润好日子的地主和地主婆，再勾不起劳动人民的膜拜情怀，糖稀年糕酒糟这样的清供，实在已经是给足了面子，谁让您那么不自敬重喜欢你挑水来我抬粪灰头土脸的世俗气息呢，怨不得别个哟。

北京文网

## 一代名臣狄仁杰 如何让武则天戒色的

好色是人的天性，男人如此，所以有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古佳句，女人亦如此，因而今天的成语词典里多了一条“看杀卫王玠”。论好色的本事，历史上因此出名的女人比比皆是，比如南北朝的山阴公主一次就向她的皇帝大哥要了三十个男宠，著名的贾南风更是玩一个杀一个，不过最受人们厌恶的还是一代女皇武则天。但武则天有她的伟大之处，作为一个敢作敢为的女强人，她实实在在把自己当皇帝看，把自己当成龙，而不是凤。她对男人的宠幸是正大光明的，而且学着男性皇帝们的做法，比如把自己的后宫制度化，设立名为“控鹤府”的机构，大量圈养貌美的男人和轻薄的文人。一时间，男人涂脂抹粉，邀宠吃醋，陪女皇玩榕蒲戏或说笑话，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其实比起历史上的许多男性皇帝，武则天的后宫已经是很小了，而且她也没有因为享乐抛弃了黎民苍生，国家还是被她治理得井井有条。对于自己的后宫，武则天虽然溺爱，但并不放纵，再加上她本人以严狠出名，所以当时的满朝文武很少有人对此加以劝谏。然而事情到了后来，控鹤府在最高长官张易之的精心打理下，男宠日益增多，服务内容从单一的提供“男性温存”，逐渐增加了曲宴供奉。泡在美男堆里的武则天虽然已处七十多的古稀之年，但经不住诱惑，经常在张昌宗、张易之的兄弟和诸武的陪伴下，通宵筵宴。长此以往，她的身体肯定是受不了，但是大臣们知道，谁劝谁倒霉，因为这是在逼皇帝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一不留神，进天牢算是轻的。

就在其他大臣们沉默的时候，大名鼎鼎的狄仁杰出场了，不过话说回来，满朝文武也只有他出场才会有效果。很多电视剧里都描述狄仁杰与武则天的关系如何如何非比寻常，《护国良相》里更是把二人写成了人前玩笑打趣的朋友，这些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多少符合史实。公元700年狄仁杰去世时，武则天令朝廷哀悼三天，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说朝廷没人了，足见她对狄仁杰的倚重和信任。

说起来，狄仁杰和武则天还是老乡，都是山西人，前者在并州（今天的太原），后者在文水，两地相距不算太远。不过狄仁杰成为武则天最信任的大臣不是因为二人的同乡关系，而是因为他的卓越才干和刚直不阿的性情。唐高宗仪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大理丞是专管司法的官职，狄仁杰一到任就展示了惊人的断案能力，短短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牵扯到的人多达17000，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神探。而且他正直清廉的做人风格，也受到了老百姓的称颂。这时的唐高宗已经体质变弱，不得不在背后升起一道帘子，请武则天坐在后面指挥自己。唐高宗不比父亲李世民，很多事情的处理上欠缺名君风范，比如仪凤元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与中郎将范怀义干了一件蠢事，竟然误砍了太宗陵寝的柏树。老子的坟地被人动了，高宗自然不是一般的生气，当即命令治二人的死罪。依仗自己的专业法律知识，狄仁杰上奏说二人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二人）砺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掌握天下人生死的皇帝不发

火已经够可怕了，发火的皇帝就更可怕了。然而狄仁杰面不改色，立即开始当堂辩护：“犯言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通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措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知识就是力量，唐高宗在法律专家面前自然无言以对，最终，帘子后面的武则天强势干预，高宗被迫改变了主意，赦免了二人的死罪，改为将他们流放至岭南（今广东）。几天后，狄仁杰被拔擢为侍御史。武则天还特意把他找来，夸奖道：你日前所言，令哀家深感佩服。在那样的场面敢说那样的话，勇气可嘉，值得嘉勉。

如果说这次事件是唐高宗违心的决定，那么后来他称赞狄仁杰“大丈夫”则是心甘情愿的。调露年间，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让狄仁杰负责布置路上的吃喝拉撒。当时的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征发数万人另外开辟御道。狄仁杰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于是这条命令被废止，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唐高宗听说后，随口赞叹：“真大丈夫矣！”

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经过几年的准备，于公元690年，登洛阳则天门（今应天门遗址）诏告天下，改国号为“周”，称“圣神皇帝”。到她统治的后期，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试探，她终于把除皇帝之外最有权势的位置——宰相给了狄仁杰。狄仁杰是个很负责任的人，对百姓如此，对皇帝也是如此。看到武则天沉溺在温柔乡里，他自然有话说。不过他的话也太硬了，直接要求武则天关闭控鹤府。他说：“臣过去请撤‘控鹤监’，不在虚名而在实际，今天‘控鹤监’的名虽已除去，但二张仍在陛下左右……”对狄仁杰的指责，武则天没有大怒，反而拐弯抹角地加以解释：“我早已知道你是忠正老臣，所以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你。但这件事情你不宜过问，因为我宠幸二张，实际是为了保养身体。我过去躬奉先帝，生育过繁，血气已竭，因而病魔时相缠绕，虽然经常服食参茸之类补剂，但效果不大。沈南口（御医）说：‘血气之衰，非药石所能为力，只有采取元阳，以培根本，才能阴阳合而血气充足！’我原也以为这话虚妄，试行了一下，不久血气渐旺，精神渐充，这决不骗你的，我有两个牙齿重新长出来就是证明。”

武则天说完，还张大了嘴巴让狄仁杰看。其实张易之确实是个难得的制药师，他不光帮武则天长出了智牙，还想办法让她脱落的眉毛重新长了出来。但狄仁杰就是不依不饶，坚持说：“游养圣躬，也宜调节适度，恣情纵欲，适足贻害，希望陛下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加添男宠了。”武则天只得服输地说：“你讲的是金玉良言，今后我一定会有所收敛的！”想想从前连自己皇帝老公都不怕的武则天，竟然在狄仁杰面前没了霸气，足见女皇对他的敬重。

不过，色色性也，武则天完全戒色是不可能的，当狄仁杰去世后，年逾八旬的她生活更加堕落了，这使她丧失了对时局的敏锐，导致自己在兵变中被迫退位，结束了大周王朝。

来源：北京文网

## 宋子文与盛宣怀家族七小姐流产的爱情

民国期间，上海滩有两个很出名的七小姐，一个是盛宣怀的七小姐盛爱颐，另一个是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两个七小姐是亲戚——孙用蕃是盛爱颐的嫂子（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的夫人孙用慧是孙用蕃的姐姐），还是张爱玲的后母。

盛爱颐是盛府的当家人庄夫人的亲生女儿，其父去世时她才16岁，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她的胞兄盛老四（即盛恩颐）时任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在上海滩各路朋友很多，整天忙在外面，盛爱颐则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朝夕陪伴在侧。庄夫人外出应酬或是打牌，七小姐是当然的“保镖”。庄夫人若是有什么人私密的事情，多半也是由她出面周旋，故不到20岁就见多识广，伶牙俐齿，以“盛七”闻名上海滩。

当时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由其大姐宋英龄引荐，当上了盛老四的英文秘书，因为宋英龄原先当过盛家五小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与盛家上下都熟。盛老四因社交活动繁多，几乎白天黑夜颠倒着过日子，住在老公馆时差不多睡到中午才起床，而宋子文的作风是西洋一套，按着钟点来盛府汇

报工作，见主人迟迟未起身，只得在客厅里等候。庄夫人和七小姐看不过去，时而出来招呼一下，这就使他有机会接近盛七小姐。

宋子文举止谈吐儒雅得体，办事雷厉风行从不误事，很快赢得了盛家人的信任。不久，他不仅主动担任了七小姐的英语教师，还经常向她讲述大洋彼岸的异国风光及风土人情，尽可能地展示他的博学和才识。七小姐未出过国，经不住他的“唬”，那颗高傲的心，渐渐向他靠拢了。

可是事情并非像宋子文想得那么简单。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起初也觉得小伙子长得不错，又是留洋回来，两个年轻人似很投缘，也就颇有些心动，但对宋子文的家庭尚不十分了解，于是请家中大管家李朴臣去打听。李朴臣回来禀报说：“宋家是广东人，信基督教的，他父亲是教堂里拉洋琴的。盛官保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这样的人家？”门不当户不对的，庄夫人不同意了。于是盛老四一个命令就把这个小秘书给踢开，把他调到武汉，当个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的会计处长。宋子文明知是调虎离山计，碍于体面，还是前去干了几天，不久就返回了上海。

1923年2月，广州陈炯明兵变被平定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宋子文由其姐引荐，被孙中山起用，从而步入政坛。当时孙中山先生一封封电报催其南下，宋子文认为是个人发展的好机会，但他放心不下七小姐，于是力劝一起赴广州。要离开母亲，这对一个从小生活优裕的千金小姐来说，确是一道难题。

七小姐思前想后，还是离不开母亲，离不开公馆这个超级大宅门。最后掏出一把金叶子（金质的树叶造型的礼金）交给宋子文。金叶子是当时上流社会送人的礼金，比直接送人钞票要高雅些。她知道宋子文没有钱，是送他作路费的。宋子文很失望，其实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他握着金叶子表示，这些就算是借的。宋子文一去就是好几年。孙中山先生先是要他筹办中央银行，后出任行长，还担任了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宋子文回到上海，那时盛家的老太太庄夫人已经去世，按说当年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存在了，他原本可以跟七小姐叙叙旧的。可是当时国民党内部正闹宁汉分裂，宋子

文处于一个尴尬的政治夹缝之中，他先是去了武汉，最后还是倒向了南京。1930年当他再次回到上海时，已是“使君有妇”，带了张乐怡夫人出人公开场合了。

抗战胜利之后，抗战期间大批到后方去的人又大批回沪，盛家的兄弟姐妹也团聚了。他们常在盛老五（盛重颐）的淮海中路大花园中聚餐、喝茶，或是打牌。有一天七小姐接到电话，再次来到盛老五的花园喝茶，想不到走进客厅，宋子文也在场。想可是宋子文曾透露过想与七小姐见面的愿望，盛家兄嫂就热心地安排了这次活动，因为担心七小姐知道了不肯来，事先并未告知实情。看到七小姐走进来，宋子文主动上前搭话。盛氏其他人也力促他们“讲和”。

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丝毫不肯给宋子文面子。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七小姐总是说：“我才不跟他啰唆呢！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何必再去惹麻烦，况且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也得说回来，他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这个故事在盛家代代相传，最后就权当一个笑话了。来源：北京文网